西樵野紀

前叙

小說自周秦而下諸子百家繁劇靡紀古君子處此其大愧形氣體遇則究而小數脉絡情感則唫其實首風教源至理明施酬寓動懲也余姪道統謂余曰業師侯君著西樵野紀嘗見乎余遂假閱之悉國朝近事其辭氣峻絕無調斷無羞澁余故嘆曰山林未嘗無才人病弗得爾誠得之殆為文苑輝哉以是侯君乞余序余弗辭迺走之筆歸之觀者殊可為賓門友席之一助爾嘉靖歲庚子五月之吉鄉貢進

十五嶽山人黄省曾書

西樵野紀目錄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鬼詩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梓人魘鎮　鼇牲

冰雹　倭人詠蜀葵詩

四庫全書提要一百四十四卷　入小說家類異聞屬內

樵野記四卷明侯甸撰甸蘇州人明史藝文志載是書作十卷此本卷數不符疑有散佚然原序稱一百七十餘條計數無闕或明史誤也序又稱所載悉幽怪之事此本所載乃有不涉幽怪者為例未免不純其女子詠錢一詩見沈括筆談摭為近事尤疏舛矣（怪者下遺二十三条四字）

西樵野紀鈔錄終　咸豐己未十二月廿二日錄於靜觀堂

西樵野紀卷第一

國初休徵

太祖高皇帝踐祚休徵已見國史諸說余又得聞之昔元至正君衰政亂福通徐真等以妖術聚衆紅巾爲號天下亂有司莫敢誰何我太祖尚潛草野禱諸石固神曰元德既衰九土糜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倡義以拯衆與之否乎訣云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於是歸鄉里收殘民數百屯於滁陽忽有義兵來歸者三千率練之明年起兵自

和州渡江取太平路遇一術士　上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
誰與士曰願書字覘之　上即掣刀畫一字於地士俯伏拜
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為王也　上六月斬紅巾諸盜又明年
春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望
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　上問之對曰臣故父
當此役今臣代父矣　上曰善對乎曰然　上曰七歲兒童
當馬驛兒即對云萬年　天子坐龍廷　上大喜獨
其役大奮由天縱之勇後三年集兵八十萬又三年集
兵精弱七十餘萬一戰而取荊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

而閩海悉從四戰而席捲全齊所過都邑勢如破竹不數十年奄有天下惟僞漢陳有諒未降　上率三萬騎大戰於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幟上書親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鄭侯也神讋鬼慄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鐊耳之國罔不獻琛是之歲戊申建元洪武即皇帝位

石馬飲水

閶闔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於河天曙爲負蒭者驚見

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城東妙禪法寺有一妙善公主墓其來未詳何許時已失二石馬矣地人懼其復恠損其頟隨置於此今名石馬鞍頭此說聞之疑元末國初事也

本朝官妓

國初於　京師嘗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宿商賈時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退朝相率飲於妓樓詠歌侑酒以謀斯須之歡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漫至淫放解帶盤薄牙牌累累懸於窗槅竟日喧嘩政多廢務於是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故挾妓宿娼者

有律矣

雷擊毒醬

蘇城賛卜陳月潭家持小園花卉蓄蔚成化夏間造醬於園中方熟月潭為飲客命妾取醬之妾未及行大雨若傾霹靂一聲擊其醬客趨視之震死班斕玉色一巨蟒殊可怖畏衆相顧愕然曰不爾吾其飽毒皆死矣余書此警後之造醬者勿置草野中甚或有是之事也

水鬭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滚塘寨一曰閣蛙池相近前後吾

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其響益大居人闢户視之噴向波濤竟不可遏坐以伺旦其上水一涸一溢人以為水鬪吾不知其何怪也

地震

弘治辛酉十月七日三鼓殘候睡熟間初覺牀几相簸颯颯有聲後復大震人則數起數仆亦有稱盜而誤傷者孔多既久始知其為地震也耄耋叟云成化乙未夏四月地震無若是甚最後流賊倡熾天下騷擾其大半繼以疫癘飢荒數年方寧

林鎬還魂

林鎬莆田人洪武初為公科給事中　太祖降旨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即疏　奏罷行役以蘇蒼生事以　上聞乃止後以他事謫江西龍泉縣丞行次中途患病寒熱雜作神思恍然鎬素許某人多懼其難生至某日氣塞氣雖絕而身尚未寒家人以此未敢棺殮鎬瞑目間見二鬼使如力士狀即捽之而去其昏晦漫漫號咷者纚屬不絕至一朱門上書冥府二金字鬼使引入內縲絏枷杻者不可勝紀抵至大殿欄楹炫彩燈燭輝

堂一吏紫袍危坐其上兩側衣冠鵠立如今序班狀前有局吏百人對較簿書鎬仆地見紫袍理事半間厲聲云看林鎬善惡評報鬼使復引鎬至一所榜曰善惡公境中一人袍笏肅然從者皆人身而首則或牛頭或馬或鷩或魚殊類案前一天平架吏持善惡二扎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則一叟空中而下手一黃卷擲於地善旁而去善條墮地侍吏跪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奮罷行役蘇萬民此諫章也侍吏及鬼使復押鎬至大殿仆地久之忽

聞呼云托生者某某變牲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便亟引出鎬問曰是紫袍者誰與鬼使附耳曰此參知政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艱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鑿磬聲乎遂一推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故因吐顛末

祁門縣庠兆

景泰癸酉祁門縣庠內大小古桂三株花色俱黃秋初其大者獨變丹色是歲其庠學生葉琦發解南省

斬鬼托生

南京教坊司妓劉二永樂初避地淮陽時王師已過積屍遍野夜聞人鼓門云我欲托生汝家奈首在某處身在某處不得連屬幸拾聚之其家如其言令人以火燭之果見身首各地拾聚而歸未幾復聞鼓門云蒙汝連屬矣奈久不得正何其家惡其煩擾詈叱之而去頃間妓果生一子側首

報狀元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程以家務所羈晩至京師舍館盡為他人有之覓一

晦室塵垢遶梁掃除間梁上墜一軸羅素嘗識舒
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周浣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
題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至揭曉二人皆
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鬼觀戲

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數演梨園飯客酒闌夜有二
青衣持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
隨以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廈雕梁畫棟
席間章縫畢集惟飲食殊不可嘗主公命云久

宜演趙盾故事直末許鳴金諸優演罷久之未脫優睡壹覺乃一古廟試以白金視之冥鏹也或曰國初嚴尚書舊遊地也

黑虎復仇

宜興孀婦陳氏頗有容色家以造染爲業有一木商利其色以貿易爲往來屢肆戲謔忿不能犯商謀以數木夜擲其室明日坐其婦以竊木召致於宮擾害無已陳氏家供玄壇甚虔每月五廣求白雞牲醴薦之婦乃慟訴於神曰吾敬神若是神其不我祐耶是

夜其婦夢神曰吾遣黑虎與爾復雔未旬日其裔偕五六人入山販木叢柯間驀出一虎如墨竟噬其裔而去衆皆失色

胡琳見鬼

吳城寶林寺前庖丁胡琳弘治冬從城外某家作齋素夜歸將二鼓入專諸巷見傾然一蓬頭迎曰爾我偕行琳疑為鬼不答竟如前又若輩數人湧出共迤運赴水琳為懼地而坐大肆呼號居人悪其聲視之則琳也衆舁至家口鼻盡實泥滓舁之濯以

湯液久始魁

吳匏菴戲土神

吳文定公寬別號匏菴少嘗就某師受學師出偕稚友二三詣土神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神冠裳楚楚乞告曰余徙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為我釋之語且師訪諸徒得之匏菴力命為洗滌之匏菴復如祠竟書免貶二字而去後成化壬辰匏菴廷試首冠位至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學校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　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緣變請奏故附學立焉

魍魎

予家老蒼頭名禄弘治已未夜四鼓行過閶門道遇幹還見一偉丈夫純黒色冉冉從東而来禄意陰道神也壯而過之及過後寂無所有禄返視偉丈夫俯屋角竊聞人語禄是早歸即臥病旬日而瘥

西樵野紀卷第二

風朝

嘉靖始元七月二十五日巳初候分天氣晦冥俄會風雨雷電交併及一晝夜飄尾搖掌至合抱之木盡拔之太湖中徹底巨浪流去湖濱居民百餘家杳無形見水涸時亦有趁湖幸拾物者久之水返大約如兵發聲也是後亦無他異歲至不熟

戴文祥遇二僊

國初吳人戴文祥素行道術嘗隱堯峰山鳩建一草樓洞垣竹扉聊以自適凡道流會集靡不招致一日有二藍袍作訪文祥延之登樓出山家常具飲食之酒罄一人曰吾有詩速出紙筆書云雲英英兮出山阜倏為白衣忽蒼狗月皎皎兮照青燈波光亂繫金蛇走浮雲飛盡或無踪明月西沉還自有雲来月去本無期我與乾坤長共久書訖又一人曰吾亦有詩以記此樓之勝書云姑蘇勝景清且幽耀靈斂秀世莫侔比屋鱗接民居稠中有縹緲之層樓朱簾高控珊瑚鈎

芙蓉朶朶侵人眸樓中老翁復何求酡顏華髮雲錦裘樓前疊石如林左圖右史日校仇一塵不到風颼飀蓬萊三山聊與儔四時行焉春俊秋金風蕭瑟著氣收海藏人孫田是盡頭蓬屋今添第一籌南極耿耿當空浮華筵羅列珍美羞望中嘉客總貴游錚錚環珮鳴琳球葡萄酒泛金甌賓主相洽頻勸酬清歌暢飲樂未休倦翁福慶殊悠悠書訖擲筆於地遂行文祥疾攬之有耕父見二道遂前去一人吹鐵笛一人撫掌而和忽不見矣

鼠精

處州學生葉昇秋夕宿齋其從僕晦中踐着一物啾啾有聲攜而燭之一童子長尺許便作言語僕畀之持以呈葉童子跪曰我無敢禍君君善畜我當以未然事報君直不可白晝見耳葉意自報採生之屬曰置篋中夜則扣之悉應葉每遇試童子必探題檢閱文字預聞之葉以是屢超優列嘗自謂取魁解必矣一日其僕偶露其故於隣號生頗復僕葉出私發篋視之乃伏一巨鼠杖殺之重數十斤剖其腹內白如絮葉意雖

為佐而甚惜之

徐武功伯

徐武功伯有貞素奉摩利支天甚虔不啗豕肉每夜二鼓後仰拜星斗幾許寒暑無間初自內相下詔獄奇法畢施公方被楚持夜承天門烟氣鬱葱朱省何異內豎持燭籠視之沿焚遂熾於是公鐐械稍縱比繫法地上意未決倏爾天光杳冥風雷交作棨櫝揭飛空中莫知所之遠地烈火焰焰公始獲免謫戍焉若是人皆謂摩利法力所致也

本朝丞相

本朝宋元以來亦嘗置立丞相若汪廣洋胡惟庸等俱在相位洪武八年　皇祖欲出師北伐相府因有井油之變事覺於內竪獲伏兵百數斬之由是始置三公閣內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

白晝美人

里人馬駿弘治甲寅徙家皐橋之東其居垣墉悉敝門倚淍頹殊為幽寂駿直盛夏設枕簟晝卧堂中夢間聞歌云楊柳青青柳楊黃年來年去度韶光宮腰

舞袖渾忘却蟬鬟鬔鬆為懶粧憶惜沾恩青鸞殿情濃失腕黄金釧忙呼侍女覔處尋朝来羞見君王面于今寂寂古墻陰月白風清誰共吟追思往事空成嘆花落花開淚滿襟歌畢駭鶩起美人後從二婢美人即觧帶就枕駿欲躍出美人怒目視曰如拂吾願吾呼二婢持火具燈爾膚骸懼遑出之遂遷自是或白尾礫抛擲或徹夜牕槅開闔或微風細雨之下笑歌號泣其室尚存人亦無敢居之

陳李昭繪五基臺山

外大父陳公李昭以繪事名雄吳中成化間有里人盧姓者至五臺山朝回一素卷畫五臺山景外大父因未諭勿許畫雖數示以環遶曲峙然猶筆底委蘼未敢輕就忽夜夢至一所有執旗使者指示曰此五臺山也宜繪之外大父遶見文殊危拱旆戟森列其殿宇山木任其點綴葩曉既寤十指莫信家人視之唇墨猶未乾也是日即焚香下筆妙絕究然

九僊夢

閩仙遊縣九仙祠昆季九人積脩行滿而成僊焉其始

求世有紀載其祠例用牲禮先夕禱通事者次夕稅寐其靈異之驗於人者不可勝舉今漫記數端吾郡郡公玄敬少讀書若志不倦父維明詣之祈子前程事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既覺絕不爲望玄敬年紀四十而志益隳矣適遇匏菴吳吏部延爲塾賓懸一文於匏菴之堂值巡撫何公謁匏菴而因目其文羡賞詰之知其爲布衣也白宗主命邑令禮幣聘之玄敬始出領鄉薦第進士官至大僕少卿又吾郡文公宗儒守温州令一胥禱壽胥夢一人曰孔老人說者便是胥又命孔老適

遣其處鋸木末幾孔老人呈事溫州公問曰鋸木幾何對曰五十七片木曰更有諸乎曰餘皆不堪用矣是後溫州公年五十七果寢疾而卒又吾郡學生張夢晉命弟倫請禱倫夢與兄共飲匾食迨歸兄弟繼卒而同日歸土共上匾食饗之人始鮮又南安傅王門凱使夷域道經是祠傅禱以驗出使事夢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傅度之漠然於中至夷域館燕殊隆飲間夷王令左右者請曰黃河濯水三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傅念前夢詞意無絕即對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夷王驚服盡以珍寶奇

玩厚遺而還蓋吾華有九曲而是夷有三十六灣彼謂
知吾華之勝吾亦能傳彼夷之界故耳又鄱陽賀侯霖棨
守吳郡適妻娠於家未譜子女迎仕閩同年代傳之夢
見者厲色而坐語云是福清非是福寧同年書致
賀侯翳掌嘆曰衽席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賀侯居
家枕間嘗囑妻曰如生子名福清生女名福寧是也未
旬日家人以生子報聞此數事得之猶在耳目悉不妄也

婦產夜叉

徽州婺源程歷夫作商數年而還是夕會狂雷顯

電殊可驚異夫婦相潤良久遂送交與無忌焉是婦即
懷妊十三月臨蓐甚艱產一夜又三日回臂朱髮青牙便
能趨拱程竟持薪斧殺之昔感雷霆之氣與懊不已
余書此警人雷霆大作之際謹之

揚州桃李

正德戊寅冬　武宗駕幸揚州立春日滿城桃李盛開
從臣奏瑞者不一

盛景華療師

盛景華吾吳徵事也有翰林待詔李貞臣洪武初爲官

如吳景華延之俾教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華勒石銘祔

葬祖塋之側歲用二享令子孫亦如之

亡頰二人

蘇城玄妙觀成化初初建十王廟神像獰猙鬼物出沒

雖白晝往觀莫不流汗時有陳髑髏者素稚膽一悪少期

曰汝能入十王廟夜散蒸餅沒旦居然無恙償與千錢陳

許之夜半獨携餅入廟拊一土偶置下一餅散至中撫案下

忽舒兩手攬其襟陳叱曰爾真餓鬼也㦗與之殊無恐意

既出陳念此廟果有活鬼而不知悪少先伏其內㦗之也

二人雖亡皆賞其壯氣焉

一孕五鬼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鬼体貌無異森然無一夭者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祥其姓里或曰揚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時巡撫畢公案蒞吾蘇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知之未暇究其案牘也

王生

六合之王生既死而英爽不昧空中言語即王之素也凡家務巨細輒諄諄預道是日以家饒裕至設燕必

虛一坐以爲王席仍聞笑語款客第不覩其形體旣
久人亦不爲異也積歲餘語家云吾䰟散矣遂泯

胡郎中作徽城隍

南昌胡郎中浩從宦以來不避權要不樹私黨臨政
悉以公正自持是以生明而民神之後以病老歸田夢
使者持一簡楮授胡曰徽郡陰府推君此檄耳胡跼蹐
曰予何如有是異哉殆語矣使曰王帝以爾剛正明决銓
斯任也曰然待何時曰月終爾胡驚惋而寤比月餘胡沐
浴衣冠奄然而逝

西樵野紀卷第三

周顛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而因謂曰周顛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顛謁於東門比至金陵顛復謁 上問欲何為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搖首張目遮拜於道 上恠之灌以燒酒百觥終不醉令居蔣山寺俾僧閉之空室曰守清齋水米使不入口者月餘既而譴問如故 上幸其地曰今為爾開齋又令諸將校爭以酒饌進沃之

殊無厭飫又令坐以巨缸炊火數沸啓之顛危坐水中只呼寒甚上屢不能制召之侍食顛乃持杖趨前作壯士揮繫狀王師徇九江因以無風 上問顛顛曰只管行行至皖城俄而疾風迅飈大作得達小孤衆問顛顛曰江豚戲波中宜損人不少 上聞之震怒命斬之顛顧衆曰水火挺刃直亡耳其果能殺我乎遂逸出異壤莫知所在及今 上登極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 闕云臣嘗在竹林寺中見周顛有詩二首故謁 大明天子 上遣使偕往視之果二詩書石上辭氣粗率大約頌 上功德亦不省其謂也錄之

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鬱林太守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績為鬱林太守泛海而歸唯一空舟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鎮之至吳棄于婁門之野埋沒土中已為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詫曰此鬱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聞至代巡樊柱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其楣曰廉石建亭覆之

彗

成化辛卯彗星見東北（彗戾氣所種亦咎徵也）首約而尾長燁燁炫

目如掃箒狀人呼為掃箒星　上膽之赦布天下嘉
靖庚寅秋壬辰春夏亦然

呂琪三善

毘陵鄉老呂琪弘治甲寅春日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
我身又充東嶽役夫今承批提七十二人汝亦有之我為
汝熟識安忍反目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瀏江併某處
提完亦得一月即至矣琪居以是欲語諸子嘆曰吾平生三
事未慊吾願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
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歲傾圮傷人欲葺理未能三也亟

出囊貲命諸子畢此三事繼而治後事敞門以俟死歷數月亦無他異諸子悉意其為妄也最後除夕琪出復遇是卒損而笑曰向勾攝至中途忽有兑提牌至以汝陽世有三善獨釋汝一人更加二十年壽矣琪固接之是卒以縱節還家不止琪康勝愈常果越二十年而卒

法僧遣祟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闢雙扉昇訝之曰人耶鬼耶叩之漠無人踪諦視之一少女態貌整秀衣飾黯淡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謂曰僕素無紅

葉之約而乃有緑綺之奔竟不識有是緣乎女聞之怫然曰爾謂紅葉之約韓翠屏比妾則可矣以緑綺之奔文君卓比妾亦繆矣昇再拜謝罪是夕遂款一宿女囑曰以君文學之士千金之軀一旦喪於今夕愼勿泄露終當爲箕箒女矣乃賦詩二律云窓掩沙晩怯風碧梧垂影淡西東自憐燕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盃擎鸚鵡緑精金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裏衣空鶯起羞對青銅兩鬢蓬又云夢斷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鴦倦秀香猶在崔扇題詩墨未乾滿院落花春事

晚遶庭芳草兩聲寒蛩掌中幾字回文錦安得郎中一笑看自是日夕相與經旬不返父竊窺之見其子或語或笑或起或仆不一始知其妖眩也密速杭招慶禪師方公夜方建壇伏劍危坐至有一美女哀祈曰氏本宋末某樞密使之女緣私念而殁魂魄未散是成祟耳願葬其骨之師即揮劍墜至一地沒旦起土丈餘一棺中女子面色如生其額有泚亟投諸火穢氣入人臟腑竟不可逼

鬼生子

闔閭子城西有薛家墩其地野曠多鬼上塘有翁老

娘老亭醫也弘治間春夕聞有人扣門云請收生翁啓視二男子邀去行過上新橋芒芒遵至其家人物繁夥嘈雜滿室室中張燈一婦人臨蓐艱苦翁爲治之產一嬰兒其家大喜飲食之醉以雙鷄段帛復令二男子護歸四鼓矣翁就寢恍恍及旦視雙鷄乃二緞蓋段帛乃楮衣也是曉翁憶舊道求之無覓其居薛家墩者曰夜聞兒聲笑譚鼓樂喧鬧若有燕慶者然

丐兒事母

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

不食而分貯之筒籬中隱君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對曰將以供母隱君始異之潛令人瞯其所為丐至野岸一舟中舟雖陋而頗潔老媼處其中出丐方出物治之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持杯乃起跳舞唱山歌作嬉戲以娛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更為他求常日如之母死丐卒不見夫丐知曲意悅親若是而況世之不為丐者乎

周孝子

周孝子海虞人宋元祐間以孝成神事見郡志今祠在塘市其神孔靈弘治甲寅夜有盜其冠服者持之方欲

出祠俄而肢體不獲少動僵立門內迨旦皂衣執之詣官

治盜罪

乖花仕女

紹興上舍葛裳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為人事輙效之景泰辛未築一亭於圃扁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壁張一桃花仕女古畫裳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士日間重辱垂念茲持歌以侑觴裳略不計真偽曰吾欲一杯一詠一歌

姬乃連詠百絶如云梳成髻鬆出蓮遲折得桃花三兩枝
欲插上頭還住手遍從人問可相宜㰤㰤歌枕捲紗衾玉
腕斜籠一串金夢裡自家撋髮髮索郎抽落鳳凰簪家
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来繫着木蘭棹
閑看鴛鴦作隊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
潮信有時還又至郎舟一去幾時還潯陽南上不通潮却算
游程歲月遥明月斷䰟清露露玉人何處教吹簫山桃
花開紅見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
邊總是空西湖荷葉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輕倒折荷

枝綠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美蓉肌肉綠雲鬟幾許
幽情話欲難聞說春来倍惆悵莫教長袖倚欄干餘
皆忘之矣棠沉醉而卧晓間視畫上忽不見仕女少焉
復在棠大異即碎烈之

陳僖敏公俞太保

陳僖敏公鎰俞太子太保士悦少嘗同補郡庠生甚相得
出入恒與之俱焉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燭
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閶闔一人告云尚書都
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還

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宫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後景泰間俞位尚書陳位都侍御嘗大臣未遇時而致陰府畏敬有如是夫

天開門

陜西蘭縣鄉民陳罵天順間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闢上帝晃旒衮袍端拱其中儀衛鵠立者其衆宫殿欄檻玄彩絢目罵疾呼𠨍衆視之雲倏合矣

雷辨冤獄

廬宗衢州人善捕盜而有司署為機察地有劇盜王泰

八

橫掠人財為害不少宗以祕計執之泰赴官反坐宗曰我為死盜亦無悔但所劫掠者多入於汝有司莫能辨二人並繫桎梏宗仰天訴曰我為官捕盜本為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雷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泰獨棄於市事記成化年間

張瓛

湯家巷張瓛者好議人過失發人陰伏雖至戚莫逆交人面後即媒蘖其短正德己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四寸而卒

鬼送葬

國初邛州潘宗者宅心慈恕時大軍後有骸骨散之於溝壑者悉瘞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生之比潘死葬日前後左右泣聲甚多但未覩其形人謂潘生澤及枯骨衆鬼為之送葬云

鬼詩

陝人有請僊者箕動問為誰乃書數鬼字又問旣為鬼何不托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憂人皆勸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是鬼不願為人而願

為鬼豈為鬼樂於為人耶亦奇矣

西樵野紀卷第三

西樵野紀卷第四

汴　　託屍投生

汴梁馮懋中妻蘇氏嘉靖壬午夏五月以疾卒氣雖絕而容色不變馮懼暑氣遂卜月大之蘇被鬼卒拘入冥府俯首久之間群吏傳曰蘇氏陽數未盡姑縱回蘇間之返家形體已成灰燼矣蘇返命冥府曰蒙縱回魂魄雖在不得形體何以托生主帝諭曰通地有死而未

殮者亟投之時有里人妻蔡氏初卒欲殮間俄然躍起悉為蘇氏語言其夫悪其死而復甦始不為異已而漫吐顛末語其夫曰形體雖為爾妻而靈性已屬蘇氏矣䋲是二家相競得之具奏　京師以為鬼魅之事無律可憑發是婦兗州外女庵充尼以伺終年

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為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野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獰醜不可嚮見數人悉以籐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

衆極力斷之兩竄始敢舟前者皆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滸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手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今貯庫中

王陽明遇海仙

餘姚王陽明初主禮部政章忤宦劉瑾擅權降 旨位妄言謫貴州龍場驛丞後懼䠶迫身至海濱遺屨於岸賦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知

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聲哭子胥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腋而行足如履空耳傍直聞風濤澥湃須臾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叟處其中騶從中樂女叉左右所置明珠白璧平生未之覩也與二叟要大棋聯句浹旬而別其二童子復引登陸時墐已服上刑矣陽明始起擢仕至巡撫贛州討逆濠功封新建伯而終

雷宥孝子

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嘗墮一盂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涸穢矣夜夢角巾一叟示曰翌午天誅汝不可

追矣既覺至翌午黒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趍野中裸體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七十餘矣使居家雷聲聞於我母母其生乎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多延年也言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天愁

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霧布迷漫欲雨者然俄聞空中閴然有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為天愁

張氏犬

風村張二家畜一黑犬每上夜臥張門下夜更越水臥
護陳老籬下吠聲徹夜張陳咸愛之一日犬對衆泣如
人聲或疑其不瑞欲斬之犬言曰無斬為我為其生平
巨族侵漁民利為害孔多今張陳之報方休又將其處
作畜是以泣言罷長吁數聲斃焉

柳仲益償金

天順中吳邑柳仲益愿副柳彥輝子也父初任監察御
史嘗貸嘉興文陸公潞銀伍十兩父故以繼而閹寇作亂
朝廷坐其父不武之罪仲益謫戍遼東後遇　國恩歸

吳而公潞已作古人矣仲益生殖僅存羸餘欲償其物或曰既無文券亦無坐守同矣哉仲益曰先君為此吳嘗知矣使負之則吾先君泉下何以見公潞而吾年終後何以見先君乎覓公潞子偕詣其墓奠畢出是物授其子子固辭仲益乃訴嘉興郡議是物營理其墓焉仲益遭家不造而獨為此士論賞之

牡丹花妖

錫山安氏構一圃於城南郊外倩老圃徐奎掌之圃中花卉不一如牡丹尤甚天順庚辰春夕奎聞苑中嘆聲呢呢諦聽之

声出牡丹花中云我等豪主翁灌漑有年但今歳不獲善亡來曰厄亦至如奈何群花咸若哽咽全大驚咲之乃止翌日生翁果携酒詣園全語以是故客皆畏之二惡少獨嗔其妄竟闖枝且入者折以持去抵家遂患下墮之厄旬月而愈

李氏訴冤

開封府張鑑妻李氏殊有容色其鄰通有顧鴻者屢欲媒之不可許瞷其夫居家令人手情書一緘授其婦佯見其夫踉蹌而去夫閱緘大怒據此黜之李亦辭不獲辨踰二年鴻遣牙媼求婚李緣無居諾之所育兒女三人一夕鴻語李曰

爾我兒女旣生諒無嫌隙知前夫黙爾咸我媒手李僞為不
嗔盡洒其語蜜赴開封府口訴適溺於水鴻乃伏辜

鮮閭

鮮閭吉水人貲累鉅富其親故凡婚喪力瘁者輙贍以財穀濟之或有告急者踏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多為鄉閭恥不能守閭日人孰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識者賢之閭生一子甫七歲能詩文長篇頓悟越人成化間翰林大學士鮮縉即其子也

雙龍出海圖

河南廖廠舊藏雙龍出海圖六朝人墨蹟也騰雲躍浪體生動覽之令人凜凜真希世之寶也題之則陰雨迷漫捲而懷之則開霽矣此圖亦不恒出後以其事沒產今又不知所存

顧彥輝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南會昏夜晦黑遥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孤燈懸壁翁姬二人咸織為業一小兒扶床號泣不輟彥輝鞠之翁嫗曰此吾以早孤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放舟忽不

見此室乃一荒墓松栢森茂幽僻殊甚彥輝恰異之遇一婦人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人至客從何來而出彥輝告以是事婦惻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児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塚大肆號咷誓不復嫁

謫僊

山東樂安縣永樂初一人首綰雙髻腰繫數瓢寄居樂安旅肆以龍爪薤倒磒杵之和紫桂為丸名曰薤和丸食者旋服一粒令人百日不饑更有秘方活人萬億或酬之以金帛處之無取數年卒不識其姓氏其所居室神氣熾熾雖大

雪略無片點一日顧泉曰吾爲微譴謫此今功完緣滿不復在矣乃步至樂安水濱頃躍一龍乘之騰空而去

周震變驢

山東平陽府學畢生周震初進庠欺虐閭里自大無似語及孔孟亦不在目甫試秋闈詰父曰我等貴子恐非爾父所生也父懼其逆氣不忍醜露後震搆一疾雙目並盲忽作驢鳴數十日而卒始死有數人夢震見冥王王令吏籍之作驢震喧辯曰夫何罪獲此重譴曰爾悖逆父母非畜而何震哀語曰既爾應畜產願王矜憫求爲送地王又曰爾狠

白大吏覆雙目甚處行磨震語塞始蒙皮謝

蝶粧

洪武辛丑休寧縣胡蝶大如絶扇飛止人室忽變怪鳥散集鄉村居民設香炬供之乃已是後大有水

詩讖

李都憲守三邊常題石灰詩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播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後以邊境倡獗挺出因裂衣其尸焉今人仰節義誠詩讖也

張布政死節

曜州張紱少有奇行尚氣節　國初以人材赴京師初授部戎選文時尋陞廣東布政後　太宗登極詔回張紱謂妻子曰吾何　先帝知遇超自草野一旦至此今大事已去惟一死可報國耳其鍾下山名龍潭者即沐浴大慟投淵而死有妻一妾二男女四見張死義亦隨投之繼以婢僕數人慟哭云人而無義不死何為吾主公輩皆為國亡予等獨不為主公死悉把臂並投於淵嗚呼千載而下孰謂無田横者乎

沈文卿拒盗

太倉沈文卿少時家極徒為生一寒夜擁衾而寐忽有穿

壁者至文鄉家覺之口占一絶云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梁君
來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者大笑而去
觀文鄉辭意不直能拒之而亦欲其教子孫也

西樵野紀卷第四